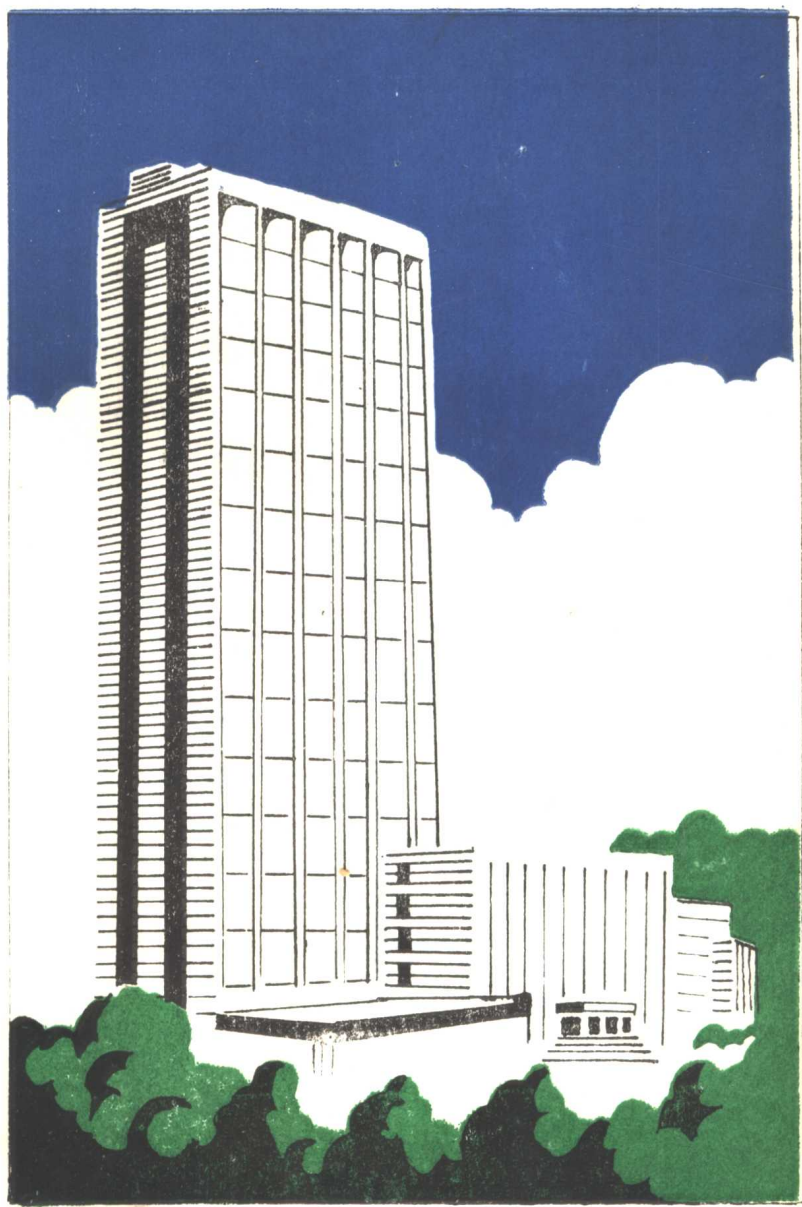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七十一

图书馆学导论

——建立学科体系的探讨——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七十一

图书馆学导论

—建立学科体系的探讨—

〔日〕加藤一英 著
东北工学院图书馆 译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内 容 简 介

〔日〕加藤一英著《图书馆学导论》是一本关于图书馆学的颇具学术价值的纯理论性著作。书中关于图书馆学体系的建立和图书馆性质的探讨，是至今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中，论述较为全面、系统的文献之一，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讨颇具实际指导意义。无论是对于图书情报界还是学术界，也无论是对于图书馆学系的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都是一本自学或进修的不可缺少的案头参考书。根据加藤一英著《图书馆学序说》日本学艺图书 1982年版译出本书。

图 书 馆 学 导 论

〔日〕加藤一英 著
东北工学院图书馆 译
责任编辑：金恩晖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 辽宁省沈阳新生企业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16开本 印张：3 1/2 字数：165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吉林省出版局吉印字第 4026—71 号 定价 4.00 元

中 译 本 前 言

〔日〕加藤一英所著《图书馆学导论》一书是一部纯理论性的图书馆学著作。作者一直想写这样一部完全抛开技术论内容的纯理论性的图书馆学著作，用以建立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这是使图书馆工作的学术性取得社会承认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一。

作者曾任日本别府大学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后转任该大学文学院教授并讲授图书馆学课程。译作有彼得·卡尔施泰特的《图书馆社会学》（合译），论文有《图书馆学能否建成为科学》、《图书馆句法理论》、《彼得·卡尔施泰特的图书馆知识社会学》等。他之所以对彼得·卡尔施泰特的《图书馆社会学》、皮尔斯·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以及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发生兴趣，与他自己也想写这样一部书有着密切关系。作者对建立纯理论性的图书馆学体系这个课题，深感是一项艰巨的开创性的并带有风险性的探索，而且曾不止一次地“在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困难面前束手、叹息和伫立”，但是作者终以巨大的勇气和卓绝的毅力，在博采众说之长的基础上，撰写了这部颇具创见的论著。

当前我国图书馆界在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方面，初步形成热点，特别是关于图书馆学是否能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以及对它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理解上，看法不一。作为图书馆工作者，对我们所从事的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基础的存 在和发展命运当然十分关切，并且应为促进这一课题的深入探讨做出贡献。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情，我们把《导论》译了出来，愿供对这一课题感兴趣的同志参考。

全书分为第一章总论、第二章信息传递与图书馆、第三章图书馆句法理论，以及附论：中井正一的哲学、美学思想与图书馆思想共四个部分。

为便于读者理解与掌握本书的思想内容，除对书中关键处所加以注释外，现并从三个方面试做提要如下。

（1）建立具有学科体系的图书馆学

图书馆登上历史舞台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为图书馆管理所需要的技术性探讨，也从纪元前300年左右即已开始。至于图书馆学本身的学科依据、学科领域和科学性质等则缺乏应有的探讨和研究。也就是说，图书馆学至今尚未真正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一切科学虽然都是由生活和实践的需要而产生，而且总是同技术性问题的解决密切联系着向前发展，但图书馆学的特点却在于，它的技术性和实践性占了绝对优势，而理应由此产生的理论性和科学性反而极为薄弱。在其他各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中，技术性的进步立即反映到理论和学科的发展上来，对比起来，在图书馆学方面却呈现一种所谓的跛行状态。亦即图书馆学尽管对直接为图书馆职务所必需的技术性的实际研究倾注了巨大的力量和热情，事实上也取得了与此相应的成果，但对于不结合实际业务的纯理论性的领域，却不肯付出多大努力，从而也使其学科的发展产生停滞，这就形成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落后的一般状况。

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作者在引用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中的一段话，即“与社会活动其他领域的人们不同，图书馆界对于本身职业的理论方面，表现了难以想象的漠视”之后，强调指出，“不仅在当时的图书馆界，即在现在，情况也无多大改变。偏重技术和由此

产生的对理论的漠视,恰好形成图书馆学作为科学向前发展的巨大障碍。为使图书馆学作为学科,特别是作为科学来建立,首先必须扭转这种图书馆界所特有的漠视智力探索的状态”。

巴特勒就是试图将图书馆学真正作为学问,特别是作为科学予以建立的先驱者之一。他主张,为使图书馆学作为科学来建立,就必须使图书馆学抛开技术的侧面。这一主张是在图书馆学思想的历史长河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过去的图书馆学研究绝大部分都是从图书馆管理或经营的立场进行的技术性、实践性的研究,由于这一偏重,致使图书馆学作为学科的性质受到怀疑。因此,图书馆学要想作为学问,特别是作为科学建立起来,必须暂时脱离这种实践的立场,站到为知识而追求知识;为理论而追求理论上来。这是因为,科学首先必须是一般规律性知识,必须是理论性知识。研究图书馆学并试图通过它进行学科的体系化,首先要从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质的探讨开始,要把技术性和实践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上来。

卡尔施泰特是从社会学方面来研究图书馆史的,企图通过这种研究本身,使图书馆的历史发展过程合理化或者体系化。并且,作为自己图书馆史研究的方法论,采用了韦伯的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方法概念,即所谓的理想型,并据以制定了著名的维护公共图书馆成立的三概念:第一、图书馆应向利用者广泛公开;第二、图书馆的所有者必须是作为公共权利承担者的国家、地方自治团体以及其他的公法人团体;第三、图书馆必须由公共财源维持。而谢拉在《社会认识论》中,则是从社会的侧面,将知识与社会联系起来,特别是把它从信息传递的角度予以阐明,亦即将知识作为整体性的社会组织中的独立因素,特别是作为图像信息传递的认识体系来研究。谢拉认为,图书馆是联结情报资料与读者,完成二者之间媒介任务的社会性机构。图书馆工作的专业性也正正在此。不论是卡尔施泰特还是谢拉,都把图书馆的本质看做是关于知识的社会性机构,图书馆工作是对人类知识的管理,同时由于图书馆所管理的知识是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等一切领域,因此,就使它成为一切学科之中最跨学科的学科。

(2) 图书馆学与信息传递及句法理论

作者从图书馆的学科性质的探讨中得出结论,即图书馆学不能不具有跨学科领域的性质,同时认为,信息传递职能是图书馆的本质,而且,作为研究图书馆学的方法论,还设想出所谓的图书馆句法理论。

作者强调信息传递职能是图书馆的本质所在,图书馆产生的根源也可说是由于人类发明和掌握了象征符号的缘故。只有通过象征符号来进行语言的信息传递,才建立起人类社会基础的纽带与支柱。作者指出,在图书馆信息传递中,主导权不在于发信者一方,而在于接收者一方;同时,在信息传递中必须要有循环过程。亦即情报不只是从情报生产源向读者单方向流通,而且还应从读者向情报生产源倒流,并在那里进行反馈。需要有一条向情报生产者反馈信息传递效果的线路,以不断反馈读者对图书馆的要求、期待、愿望、意见、批评。通过反馈找出图书馆传递线路中的缺陷与不足,以便采取改进措施,这是图书馆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另外,作者在深入探讨乔姆斯基的语言分析——句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图书馆学的句法理论,企图用以形成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基础。他引进了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中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转换过程以及切分规则等基本概念,用来综合地系统地表述图书馆现象。他把图书馆资料、图书馆读者、图书馆职员、图书馆设施四个因素的组合,命名为图书馆的深层结构,而作为表层结层的图书馆各种现象和活动,认为都是深层结构经过转换过程派生出来的。乔姆斯基通过深层结构及表层结构两个概念的提出,摆正了容易被人忽视的语言与形成语言的主

体之间的关系；同样，作者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引进，也解决了图书馆的基础结构与图书馆现象之间的关系。——图书馆的表层结构，各国、各民族乃至各个时代纵然都具有不同的多样性，但图书馆的深层结构却总是具有根本性的普遍意义的。

（3）图书馆学与职能理论及委员会逻辑

作者在附论中探讨了中井正一的图书馆思想。作者认为构成中井哲学和美学的职能理论和集体主体性逻辑（委员会逻辑）是中井图书馆思想的基础，而且二者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结合的。他认为对于图书馆的成立不可缺少的不是作为实体的空间，而是阅读职能及情报中心的职能。这种职能论的图书馆观点，必然导向集体论的图书馆观点，这就是中井哲学和美学中最具特色的集体主体性逻辑。而最系统最集中地揭示集体主体性逻辑的就是所谓委员会的逻辑。他认为现在的图书馆本身在本质上就具有委员会的论理结构，否则它是不会充分满足社会需求的。由委员会逻辑加以引申，就是要把图书馆看成一个集体，换言之，即作为社会的记忆设施规定下来。在集体中充当思考机构的是委员会，而发挥其思考上不可缺少的记忆职能的则是图书馆。委员会逻辑对于组织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上，给我们以珍贵的启示。

总之，巴特勒在《图书馆学导论》中，把图书看做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性装置，把图书馆看成是对生活着的个人传递知识的一种社会性机构，并将这种社会性记忆叫做“社会的拟似精神”，而将其机构存在形式叫做图书馆。卡尔施泰特在其所著《图书馆社会学研究》中，也得出与巴特勒大致相同的结论。即把超个人的文化情报的积累称为“客观精神”，并认为图书馆就是它的具体形式。巴特勒、卡尔施泰特与中井正一三人都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一结论，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视的。

本书内容牵涉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故望读者能去粗取精，进行批判式阅读。

参加本书译制工作的有：路甲印同志（中译本前言、序言、第一章）、孙宪治同志（第二章）、秦元平同志（第三章）、罗霞同志（附论、索引）；全书由路甲印同志统一校译，又蒙刘德桓同志校订并审阅。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的领导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而且匆促成书，不足与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望不吝赐教。

东北工学院图书馆

1989年6月

序 言

我自跻身于图书馆界以来，转瞬二十年的岁月即将逝去。在这段时间里，我逐渐萌生一个愿望，那就是务必要写一本完全抛开技术论方面内容的纯理论性的图书馆学著作。但是，个人能力有限，这明显地是一种不谦逊的想法。不过，尽管如此，自从我担任大学图书馆学课程以后，这种愿望就愈加强烈了。

于是，在昭和44年（1969年），我不揣冒昧地印出一本叫做《图书馆学导论》的小册子，而且还赠送给一些人。当然，这只是一种私人版本，是一份通过打字印制的极为粗糙的东西。同时，不论是在研究问题的论点方面，还是在研究的内容方面，还都不够成熟，加之校对上也有很多错漏，终究是不值得大家品评的东西。

可是，没有比实现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化问题，更为图书馆学的研究人员以及图书馆界有识之士所殷切期望的了。尤其是在确立图书馆工作的专业性问题日益成为目前当务之急的今天，这种感觉就愈加强烈。这是由于，为使图书馆职务的专业性得到社会上承认，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一。

尽管如此，不仅日本的图书馆界，即在国际上，正面提出这一课题的研究人员恐怕也是寥寥无几的。这是由于，解决这一问题是要伴随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其中，唯有皮尔斯·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彼得·卡尔施泰特的《图书馆社会学》、还有J.H.谢拉的《社会认识论》等，可以说都是十分值得重视的著作。我个人也曾受到这些著作的极大鼓舞。

再者，我之所以不自菲薄，敢于向这一风险性课题挑战，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但是，我虽在这一动机支配下，着手进行探讨，但也只能不止一次地在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困难面前束手、叹息和伫立。就象在黑暗中为寻求微弱的光亮而摸索前进似地勉强竣稿。而且，与其说这是问题的解决，不如说是问题的提起更为恰当。例如，受到乔姆斯基语言学句法理论的启示而提出的“图书馆句法理论”等，可以说就是这方面探讨成果的代表。

这一次，对上述私人版本《图书馆学导论》做了较大的增补和修改，终于以正式的著作形式出版了。当然，由于个人的能力与研究不够，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深望读者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指正。

最后，本书的出版承蒙东京学艺大学北嶋武彦教授以及图书馆情报大学志村尚夫副教授诸多关照，附记于此，聊表谢忱。再者，对承担本书出版的学艺图书株式会社深致谢意。

加藤 一 英

昭和56年（1981年）9月

目 次

中译本前言.....	(1)
序言.....	(4)
第1章 总论.....	(1)
1.1 探讨图书馆学学科性的意义.....	(1)
1.2 科学.....	(3)
1.2.1 科学的定义.....	(3)
1.2.2 科学与知识.....	(3)
1.2.3 科学与客观性、观念性.....	(4)
1.2.4 科学与实证性.....	(4)
1.2.5 科学与技术.....	(5)
1.3 科学与图书馆学.....	(6)
1.3.1 图书馆学发展的特点.....	(6)
1.3.2 巴特勒的图书馆学.....	(7)
1.3.3 作为学科的图书馆学.....	(10)
1.4 社会学与图书馆学.....	(11)
1.4.1 方法论的特点.....	(11)
1.4.2 卡尔施泰特的图书馆社会学.....	(12)
1.5 知识社会学与社会认识理论.....	(18)
1.5.1 知识问题与图书馆.....	(18)
1.5.2 卡尔施泰特的知识社会学.....	(18)
1.5.3 谢拉的社会认识理论.....	(22)
1.6 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	(25)
1.6.1 从图书馆学学科立场上的探讨.....	(25)
1.6.2 与其他各种科学的关系.....	(26)
1.6.3 信息传递理论.....	(28)
1.6.4 图书馆的跨学科性质.....	(28)
第2章 信息传递与图书馆.....	(32)
2.1 作为图书馆职能本质的信息传递.....	(32)
2.1.1 图书馆的职能.....	(32)
2.1.2 信息传递的意义.....	(32)
2.2 信息传递与符号.....	(34)
2.2.1 符号与刺激.....	(34)
2.2.2 符号与信息传递.....	(34)

2.2.3 象征符号与信息传递·····	(35)
2.3 信息传递与语言·····	(38)
2.3.1 语言与图书馆·····	(38)
2.3.2 语言与信息传递·····	(38)
2.3.3 索绪尔的语言论·····	(39)
2.3.4 有声语言的结构分析·····	(40)
2.3.5 乔姆斯基的语言论·····	(41)
2.4 信息传递与情报·····	(45)
2.4.1 图书馆学与情报科学·····	(45)
2.4.2 情报的定义与知识的关系·····	(45)
2.4.3 情报与符号·语义理论·····	(46)
2.4.4 情报化社会与图书馆·····	(48)
2.5 信息传递模式·····	(51)
2.5.1 适应环境·····	(51)
2.5.2 语言的信息传递结构·····	(52)
2.5.3 信息传递模式·····	(53)
2.5.4 信息传递组织·····	(54)
第3章 图书馆句法理论 ·····	(58)
3.1 图书馆句法理论的意义·····	(58)
3.1.1 语言学句法理论与图书馆·····	(58)
3.1.2 图书馆模式·····	(59)
3.2 作为深层结构的图书馆资料理论·····	(60)
3.2.1 图书馆深层结构·····	(60)
3.2.2 人类社会的诞生与信息传递的发展·····	(61)
3.2.3 文字语言与图书馆资料·····	(63)
3.2.4 活字印刷术的普及与图书馆资料·····	(65)
3.2.5 视听媒体与图书馆资料·····	(66)
3.3 作为深层结构的图书馆读者理论·····	(69)
3.3.1 深层结构与图书馆读者·····	(69)
3.3.2 图书馆资料与图书馆读者·····	(69)
3.3.3 帕森斯的主张与图书馆读者·····	(72)
3.4 作为深层结构的图书馆职员与图书馆设施的理论·····	(73)
3.4.1 图书馆体系与职员、设施·····	(73)
3.4.2 帕森斯和谢拉的主张与图书馆服务·····	(73)
3.4.3 图书馆服务与专业性·····	(74)
3.4.4 图书馆的信息传递模式·····	(75)
4 附论 中井正一的哲学、美学思想与图书馆思想 ·····	(81)

第1章 总 论

1.1 探讨图书馆学学科性的意义

在既有的诸多学科领域中,对其诸学科本身的学科依据以及科学性质还需试做深入探讨的情况,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学科已经作为一门学科得到充分确立,从而也就认为不再有那样做的必要了。它们在学科世界中,至少已经取得稳固的市民权和地位。所以,这些学科一般都能站在这种既成事实或者前提之上,直接进行自己的研究。

然而,要想研究图书馆学的时候,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因为,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没有得到充分确立,同时,它的科学性质和特有的学科领域等方面,也不够清楚。至少存在着不能象信赖经济学和法学那样来信赖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质的趋向。实际上,可以认为,图书馆学与其他诸学科相比,无论在基本理论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以及在体系性等方面,似乎全都不充分具备,而且带有脆弱性和缺陷。

正由于上述情况,研究图书馆学,并且试图通过它进行这种学科的系统化的人,就首先要从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质的探讨开始。这是因为,只有经过弄清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质,才能够发现图书馆学的正确方向和正确方法。至少为了不致引起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的无必要的混乱,我认为这也是非常需要的。

可是,图书馆史告诉我们,据说,自从图书馆登上人类历史舞台,恐怕已经过去了三千年^①,如著名的尼尼微^②的图书馆。其后,历史几经变迁,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向一切人开放的所谓的公共图书馆,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

另外,为图书馆管理所需要的技术性探讨,也从纪元前300年左右开始。亦即,自从普特雷梅约斯2世在亚历山大城创建的著名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③的专业职员卡利马科斯(Kallimachos, 310?~240B.C.),编制该馆馆藏的图书目录,即所谓Pinakes(皮纳科斯)以来^④,目录及分类的研究就成为图书馆研究的中心课题。甚至有时一提图书馆学的研究,就认为是指目录和分类的研究而言。

当然,图书馆学的研究不止于是目录和分类的研究,现已不必再说。它还牵涉到一些与它相关的其他学科,例如文献学、古档案学、印刷史、图书馆管理学和图书馆经营管理学等一些其他领域。但在这里一贯进行的研究活动,与其说是图书馆学的纯学科性的研究,勿宁说是高度实践性的,而且是同它密切结合的技术性的研究。从术语使用上看,图书馆学这一术

① 尼尼微:亚述帝国首都。公元前612年被米堤亚和迦勒底联军所毁。考古学家曾掘获巨大的王宫废墟和亚述巴尼拔王统治时(公元前7世纪)收藏的2万件以上楔形文泥版的图书馆。

② 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城博物馆的主要部分。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王朝)初建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馆内藏有名家手稿逾五十万卷(纸草卷)。各地学者云集,研究各种学科,成为当时国际性的学府。公元前48年被罗马统帅凯撒焚烧过半。残存部分毁于公元七八世纪。

语的开始使用,时间还不太长,起码是在19世纪以后。

例如,在德国初次使用图书馆学(Bibliothekswissenschaft)一词的是,曾任慕尼黑州立图书馆副馆长的施雷丁格(Martin Schretinger, 1772~1851)。亦即他通过对图书馆工作的深入实践与思考,发现了“图书馆员的独特领域”(3),并以此作为研究成果而问世的就是1808年出版的著名的《图书馆学全教程试论》(Versuch eines vollständigen Lehrbuchs der Bibliothek-Wissenschaft)一书。这一著作,从学科的纯度这点来看,虽然并不够高,但不管怎样,在图书馆研究史上,由于是初次使用“图书馆学”(Bibliothekswissenschaft)一词,因而可以说具有不可泯灭的价值。

可是英文的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一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呢,其实,那还是在20世纪以后。例如,被认为在图书馆学思想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皮尔斯·巴特勒的代表作《图书馆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一书的出版,实际上是1933年的事。

在这以前,美国的图书馆研究,尽是一些图书馆经营管理上所必需的技术性内容。因此,在用语上,也几乎不使用图书馆学一词,而是专门使用与图书馆的经营管理密切结合的所谓图书馆管理学(library administration)或者图书馆经营管理学(library economy)等词。另外,即使使用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这一词语。实际上也是library economy(图书馆经营管理学)性质的东西,都是以实际的技术性的研究作为它的重点的。

而且,虽说同是在英语圈内,在英国方面,直到现在也几乎不使用library science(图书馆学),而一般通用的是具有特殊语感的,所谓librarianship(图书馆业务)。

再者,在法语中,完全不使用science bibliothèque,而专门使用表示图书馆的管理、经营和处理等意义的所谓bibliothéconomie。

正如上述,从表述“图书馆学”的词语上,已经显示出了技术性的、实践性的研究方向,或者表达了这种语感。

这样,图书馆学研究,由图书馆管理或者经营的立场而来的技术性的、实践性的研究占据了绝大部分。纵然现在有了某些改变,但实际上可以说,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

图书馆学从它作为学问,特别是作为科学(science),其学科的性质往往受到怀疑的原因,我想正是由于上述图书馆学在历史上形成的过程中,过于偏重实践性和过于偏重技术性所造成的。关于这一点,例如杰西·豪克·谢拉(Jesse Hawk Shera)也曾指出,图书馆员的技术偏重,是由于接受他们教育的社会是偏重技术的。总之可以认为,图书馆学所具有的这种对技术和实际业务的偏重性,并非偶然形成的,而是产生于现实的必然要求。

但是,图书馆学为了作为所谓的学问,特别是为了形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暂时脱离这种实践的和实用的立场,而站到为知识而追求知识,为理论而追求理论的立场上来(4),并且,也需要做这种努力。亦即,正如巴特勒所说的那样,抛开工艺性是必要的。纵然这会被站在实践性立场上的人们谴责为观念性^①的,但只要想把图书馆学作为一种纯理论科学而建立,这一立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所谓科学最主要的首先是一般规律性的知识,是理

^① 观念性:原文“观想的”一词本为宗教用语,即“忏悔、祈祷”、“默祷”之意,本应译为“冥想性”,但根据前后文推敲,决定意译为“观念性”,下同。

论性的知识。

这样，我们如果能把图书馆学尽可能地建立成纯理论科学，而不是单纯的实际业务学，就首先需要确认这一点。对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质的探讨，必然地导致这样的结论。那么，这里作为问题探讨对象的科学究竟是什么，其实质何在，这是我们下面必须阐明的课题。

1.2 科 学

1.2.1 科学的定义

众所周知，科学包含极为广泛而又复杂的内容，因此，弄清什么是科学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特别是科学这一用语被用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所以，对它单纯地进行概念规定是极为困难的。关于这一点，皮尔斯·巴特勒 (Pierce Butler, 1886~1953) 也曾说过，“为了说明意见的差异，必须回到产生这一用语的集复杂观念的大成之上” (5)。

这样，科学在它所指的内容方面，虽然极为广泛复杂，但它是在构成人类特征的求知欲望的推动下产生出来的，是在人类社会的长期运营中所获取，所存贮并且现正继续存贮的智力成果或它的产物，这些是不需要再说的了。科学是认识的一种，是构成知识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人们在自觉的意图和目的之下，有计划地获取知识，而且将那些经过组织并加以体系化的知识称为学问，而科学正不外是这种学问的一种。因此说，认识的最高阶段，经过深化了的知识就是学问，就是科学。

1.2.2 科学与知识

可是在知识中，除了这种学问及科学之外，还有一种称为常识的领域。常识也确凿无疑地不外是知识的一种，而且，这种知识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结合着的知识，至少是人们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上起码需要的知识，没有常识就必然避免不了遭受社会的排挤。人们要维持社会生活，虽然未必需要学问和科学知识，但却不能没有常识。因为，常识是行为的知识，是社会经验所积累的知识 (6)。而且它是与日常的行为密切结合的知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运营上所必需的技术性知识。

与此相比，科学知识是不属于日常的知识，而且是当日常的行为发生破绽时所产生的知识。也就是说，它是当常识已经不能再作为常识继续使用下去，从而对于作为常识所习惯了的知识，产生怀疑之心时产生的知识。于是，从这里才开始有科学的探讨。也就是说，探讨是从对过去不加批判地接受并相信的知识，重新投以批判的目光时开始的。这也意味着，它要对那些不问有无理由根据就加以接受和相信的知识，重新对其成立的理由根据进行寻根究底。因此，这种知识必然要成为理论性知识。

常识有益于日常生活，亦即是以实用性作为目的，与此相比，科学知识的目标是真理，而不是它的实用性。为了进行科学性的探讨，为理论而探求理论，为真理而探求真理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样取得的知识，是一般性的知识，或者说是规律性的知识，它是以普遍准确性为本质的。与此相比，常识性的知识永远是一种特殊知识，从而，当然也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

既然科学作为上述的合理性的知识，建立在为知识而探求知识、为理论而探求理论之上，

那么,为了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建立,当然也就需要同样的程序。就是说,必须暂时摒弃一直同图书馆学纠缠不清的实用的、技术的立场。纵然这要被处在图书馆现场中的人们评论为观念性的行为,但也不能因此就回避这一立场。作为合理性知识的科学,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免观念性。科学在某一方面来说,永远是观念性知识(theoria)。从实践的立场来看,科学知识之所以被称为中立的,也正是由于科学所具有的这种观念性。

1.2.3 科学与客观性、观念性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①之所以要从科学中极力排除价值观念,纵然不过是随意的价值观念,也不外是由于这种原因。这是因为,价值判断或多或少会给它带来主观愿望和实用目的,或者带来政策立场,孕藏着影响作为一门学科的客观性的危险。他作为确立自己社会科学的方法概念之一而提出的所谓非价值性(Wertfreiheit)也正与此相当。另外,当他进行现实社会的分析时,首先设想一种所谓的理想型(Idealtypus),从这里反转来,再与现实社会进行比较对照,可以理解为,这也是为了确保社会科学学科的客观性意图的表现⁽⁷⁾。他另一个著名的方法概念,即所谓理解的方法(Verstehende Methode),不用说也与此有关。

再有法国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e)的创立人莱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②当研究文化人类学时,采取首先制定理论上的“结构”这种典型概念,然后再将它套用于经验性现实,经过比较对照来进行观察的方法,这不外表明要将民族学建成为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精密科学的意图。

这样,科学为了作为科学而建立,就有必要暂时从生活上的有用性和主观目的或者政策立场等方面解脱出来。这是因为,只要还受这种主观的诸条件的限制,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科学。对于这一点,可以做这样理解:虽然同是科学,但自然科学被认为比社会科学更为严密而且精纯,这也是由于这种主观动机成分较少介入的原故。

1.2.4 科学与实证性

对于作为科学的基本因素的合理性以及它的观念性我们已做如上叙述,但是仅有这些还不能成为科学。这是因为,与这种合理性相提并论的实证性,还是不可缺少的。即便说近代

① 马克斯·韦伯:19世纪到20世纪德国的社会科学家。历任柏林大学副教授及弗赖堡和海德尔贝格大学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曾在法律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留下伟大业绩,同时还从事过政治活动。他在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方面,主张自由是来自价值判断。他在方法论上的概念是,明确区分科学与价值判断的所谓“非价值性”。同时,与社会现象相对照,认识的主体要以一种问题意识主观构成“理想型”。认为通过这些,就有可能科学地认识各种历史的、社会的诸现象,给现代社会科学诸领域以极大影响。著作有《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科学的专业性》、《古代的犹太教》等。

② 莱维-斯特劳斯(1908.11.28~) :法国人类学家。法兰西大学教授(1959年后),由哲学研究转入人类学研究。借任教圣保罗大学之机,调查博洛罗族等问题。流亡美国后,与〔苏〕雅各布森相识,接触到结构论的方法,在《亲属的基本结构》中,创建了结构人类学。其后,彻底批判西欧近代思想普遍性的纪行文章《悲惨的热带》(1955)及《朴素的思考》(1962)的发表,引人注目,被看做是结构主义大师。后渐专心于研究神话,在《神话学》4卷(1964, 66, 68, 71)中,主要以南美印第安神话为素材,探讨导致朴素的思维结构的产生,继续给现代思想以广泛影响。主要著作除上述几种外,还有《结构人类学》(1958);《今天的图腾主义》(1962);《结构人类学》(1973)。

科学的特点实际上就在于它的实证性，也不为过言。也就是说，由智力方面，从而由观念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或者规律，还必须通过实验观察，简言之，还必须通过经验性的验证。

一切学科，特别是古代的学科，并非全部需要经验性的验证。可是，近世以后出现的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实验观察却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科学中，经不起这种经验性的验证的知识，决不能被承认是真理。而且，同合理性是作为知识性的和观念性的相比，实证性则是作为经验性的和行为性的，因而是违反观念性的。在这一点上，合理性与实验性互相矛盾对立，而且当这些矛盾对立的東西同时取得统一时，才能成为科学真理。因此，可以说科学真理的本质结构是辩证法的结构⁽⁸⁾。

为了取得合理性和理论性的知识，纵然科学暂时离开行为的实践这一立场，而踏入观念的世界，但为追求实证性还要重新回到实践的立场上来，这时才能成为科学。作为建立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之所以必须经过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的思考活动并与作为一种实践形式的实验操作不断地密切结合，其原因，可以说也正与此点相适应。简言之，从行为割裂开来的东西，再同行为结合起来时，才能成为科学。

据波珀(Karl R. Popper, 1920~)说，所谓实验就是试行，它同时还表示理论同实验的关系⁽⁹⁾。亦即，一切理论都是试行假设的，这种假设的有用与否，以及它的正确与否，实际上只有通过实验的检验才能弄清。而且，试行还属于一种能动行为，当然也意味着，它还不断伴随着犯错误的危险。但是问题在于，不应武断地坚持错误，而应将错误作为错误来承认，并将它加以批判地利用，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只有通过这些，才有可能进步，才能够获得科学真理。

这样，科学的探讨就是要经过思考活动来制定假设，并对这种假设进行实践性检验，即与所谓实验的操作密切结合取得进展。而且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这就是表示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避免的结合关系。因为，为了使通过思考活动而从理论上组成的假设，即观念性知识同作为实验的实践相结合，就必须借助于技术性手段。实际上，所谓实验是有计划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行为，而且不外是一种技术性行为。抛开技术性行为去考虑现代科学成立的因素，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1.2.5 科学与技术

弗兰克林将人规定为“制造工具的动物”(tool making animal)，在古代当人开始制造作为手的延长的工具，来对付外界并获取生活资料时，就已经产生对于经验和事物的简单知识，这就是科学发展的起源。这意味着，知识和科学本来是由行为性实践这种立场产生，并且又与技术性行为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而所谓技术就是指那种为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方法，或者是它们的结合体系。

象这样，人们制定一定的目的，而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方法就是技术。如果这种技术所打下的普遍知识和科学规律的基础越深厚，则这种技术就越有效，越能期望取得巨大成果。因此，技术发展的基础不能没有科学，反过来说，借助于技术的进步才能推动科学向前发展，二者处于所谓因果的相互关系，或者是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上向前发展。这一点是为科学史所清楚地证明了的。我们只要试想，如果离开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就不可能设想现代科学的成立和发展，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同时，技术建立于科学之前，而且在范围上技术也更广泛。关于这一点，三木清做了如

下叙述:

“一般认为技术领域较科学领域更为广泛,人类在其所有活动上都是技术性的,至少在今天尚未以科学来进行研究的领域也都是技术性的。再者,技术比科学更古老,技术同人类一样古老,在固有意义上的科学,亦即近代科学思想产生以前,人类一直是依靠技术生活下来的。近代科学本身,本来也是因技术的需要而产生,并且还为技术所利用的。”(10)

在图书馆学方面,也是只有为图书馆经营所需要的实践性技术才能获得明显的先行,而对于它的学科方面的探讨和奠定其科学基础的努力则往往遭到忽视,作为其必然的结果,就导致它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领域。到现在它已暴露出很大问题。正如上面所引用的那样,近代科学本身,本来就是因技术性的需要而产生,并且为其所利用的。那么,图书馆技术当然也应科学地进行组织,并有必要加以利用。起码来说,这类努力是需要的。

如上所述,以提高人类日常生活的这种极为平常的实践的和实用的意图和目的,已经作为动因深入地渗透到科学的发生和发展的领域之中。还应该注意,这种意图和目的,同时还是建立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的不可避免的结合的基础。作为科学成立的因素,在合理性和实证性之外,不能否定还存在这样一种实践性。

纵然如此,但是认为科学的进步仅仅依靠生活的实用性推动才能发展,这种想法也有些草率。这是因为,在我们精神的本质中,还存在一种离开生活的实用性和实践性动机,而为知识而探求知识,为理论而探求理论的那种观念性求知的要求,这种要求也被认为是构成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对于科学来说,必不可少的合理性的精神也必须建立在这种精神的基础之上的理由已如上述。

以上,我们对于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尽量把它从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做了阐明。那么,从这种观点来看,什么是图书馆学,其学科的性质如何,特别是必须把它作为科学加以确立的道理如何,这些都是我们要在下面弄清的课题。

1.3 科学与图书馆学

1.3.1 图书馆学发展的特点

一切学科都是由生活和实践的需要而产生,而且与技术性的东西密切地联系并结合着向前发展,这是上一节已经阐明过的问题。图书馆学的发展也决不能例外。不仅如此,图书馆学与其他诸学科比较起来,其特点就表现在它的技术性和实践性占绝对优势,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性和学科性的薄弱上面。

其他诸科学在历史上虽然是在实际生活的必然需要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但皆已逐渐排除了这种实用性,而经过提纯发展成纯理论性的科学,与此相比,图书馆学却没有充分进行这种理论性提纯的努力,存在着一任其暧昧而不予理睬,或者以二者并存的形式一直延续至今的迹象。同其他诸科学相比,正是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图书馆学的落后性,同时,直到现在它的学科性一直被人们持怀疑态度进行争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在其他诸科学特别是在自然科学中,技术性进步就会原封不动地联系到理论与学科的发展上面,对比起来,在图书馆学中却看不到这种现象,而呈现一种所谓的跛行状态。亦即在图书馆学中,尽管对职务的直接完成所必需的技术性的实际研究,倾注了巨大的力量 and 热情,事实上也取得与此相应的成果,但对不结合实际业务的纯理论的领域却不肯付出应有

的努力,从而也使其学科的发展产生停顿现象。实际上可以说,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图书馆学的基本特点。

纵然如此,当然也并不是说,过去完全不曾有过建立图书馆学的志向,或是奠定它纯理论性基础的努力。例如,美国从1920年到1930年期间,就开始明显地出现了这样一系列的行动和趋向。特别是,在芝加哥大学讲授图书馆学的皮尔斯·巴特勒首先典型地取得了成果。这就是他的代表作《图书馆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11)。由于这本著作,在探讨科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上,是一本不可缺少的宝贵著作,因此,愿就此书做一比较细致深入的探讨。

1.3.2 巴特勒的图书馆学

我们从这本著作中,至少可以指出两个要点。即第一点是,强调将图书馆学从单纯的实用的技术的阶段再向前推进,而将其提高到科学阶段的重要性,同时企图提供一种结论;第二点是,作为图书馆学的学科的组织化的出发点以及为了给它打基础,而对图书馆本身的本质进行深入洞察。

他在展开自己图书馆学思想时,问题的提起是从尖锐地批评支配当时美国图书馆界的偏重技术,忽视理论的趋向开始的。他指出:

“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人们不同,图书馆员对于本身职务的理论方面,表现了难以置信的漠视。在其他领域,只要是现代人,关于自己的工作总要使它吻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而抱有试行钻研的好奇心,但是图书馆人对于这种事情似乎毫不留心。图书馆人明显地是将自己封闭在朴素的实用主义的外壳之中。就是说,仅仅是以直接的技术过程的合理化,来满足其对智力活动的关心。说实在的,他们似乎认为,那种企图通过合理化、普遍化来创造专业理论的尝试本身,不仅不会结出硕果,甚至于还是危险的”(12)。

这种趋向,不仅在当时的图书馆界,即在现在,情况也无多大变化。偏重技术和由此产生的忽视理论,正是构成图书馆作为科学向前发展的巨大障碍。所以,为了使图书馆学作为学科,特别是作为科学加以确立,首先必须摆脱这种图书馆人特有的忽视智力的状态。于是企图从这种重视的立场上,提出问题或者展示一种试论。

于是,他在上述序文之后,紧接在第一章中,关于什么是科学,首先阐述了他特有的解释。并从这种观点出发,企图弄清图书馆学应该是什么,而且认为,科学与旧的学科思想的极大的不同之点,首先在于它的实证性。也就是说,他企图通过观察、实验的程序,去探求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从因果律方面加以阐明。

这时,对于它的数学上的证明,特别是运用统计学方法的证明受到重视。最后,进入通过综合这一过程而取得评价,并规定图书馆学的性质如下,即:

“特别是图书馆学,只有依靠从根本上符合近代人性格中的思考习惯,才能成为科学。一切走向智力综合的道路,都必须从客观现象出发。而现象是要通过严密的科学观察进行细致研究的”(13)。

那么,作为图书馆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现象是什么呢,同时,又到哪里寻求这种现象呢?对于这个问题,巴特勒简截地回答:那就是图书和读书现象,并说明如下:

“所谓科学都是只研究知识的,因此,特别是图书馆学就是要研究图书馆的工作,亦即将社会上所存贮的经验,通过图书这一媒介物,传递给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只要研究这方面的理论就可以了。书写记录(graphic record)不论对于任何人都会将别人所知道

的，相信的和感受到的同样知识传给他们。这种记录还能使同一个人再现同样的确信和感情。不过，象获取知识的过程这样的问题或许能够进行科学的调查，但若是主体的反应的再现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做调查了”（14）。

也就是说，社会性的积累经验，通过记录在文字印刷品上的所谓图书这一媒介物（media）传递给每个人的现象，换言之，通过“读”这一行为而进行的知识的传递现象，只有它才能够作为客观现象，成为科学地阐明的对象。

而正是在这种文理之下，巴特勒给图书馆下了如下的定义。亦即“所谓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性装置”，而图书馆是向生活中的个人传输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性机构。（Books are one social mechanism for preserving the racial memory and the library one social apparatus for transferring this to the consciousness of living individuals）（15）。

巴特勒对图书馆所下的这一定义，可以认为包含着对图书馆本质的深刻的洞察。“记录”这一手段恐怕是社会性地存贮人类记忆的最稳妥的方法，自不待言。特别是发明了文字以后，用文字来记录经验的这种方法更是如此。以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书写记录（graphic record），在存贮、扩大并传递人类知识上，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单纯依靠记忆的知识是极不稳定的，如果不是经常反复，是决不会保存下来的。

不过，与此相比，只要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纵然是很少使用的，也能够比较安全地保存下来。因为记录下来的知识，即使忘却，重读时也会立即得到再现。而在只靠记忆和口头传递的情况下，如果发生间断，就永远无法再次求得。例如声音，即使当时没有听到，只要记录下来，就有可能超越时空进行传递。于是，“在图像印刷系统中所发明的人工记忆，就有可能在一切方面，将积累过程扩大到用其他方法所根本达不到的程度。这样，也就可以说，社会是有记忆的。不，或者甚至可以说，社会是具有一种智力的”。他还将这种社会性记忆称为“社会的拟似精神（social pseudmind）”，他认为即使社会并不具有意识，但却进行着同个人的智力系统大致相似的功能活动（16）。而图书馆就是社会的拟似精神以自己具体的现存形态予以实现的一种实体。

这样，继第一章“科学”之后，在第二章“社会性问题”中，他研究作为图书馆学主要对象的知识的社会性质，作为知识的主要媒介的图书以及通过图书媒介所进行的知识传递的社会现象的社会性质。而且，这自然还与教育问题有关。因为，通过读书进行的知识传递是教育的重要手段，并构成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再者，他主张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福利，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依靠读书的学习（17）。

可是，在作为学习的重要手段的读书行为中，当然也具有社会的性质，但与此同时，个人的侧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读书行为首先总是一种孤独的个人的行为。从而，读书现象的研究，除社会侧面之外，个人侧面的研究，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而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不外就是第三章的“心理学的问题”。

不过，正如上述，在第二章的社会性问题中，把知识称为社会智力或者社会的拟似精神，并从社会整体的智力活动侧面进行了研究。但是，无论是这种社会性智力，还是社会性记忆，在现实中，都决不能离开构成社会的个人而抽象地存在的。它只能作为个人智力活动的积累来加以理解。特别是通过“可以比做社会性记忆的中枢神经”的图书所进行的智力活动，亦即读书行为，则是极大地依赖个人的因素和条件的。不必说，读书只有作